

天气晚来秋

□郑玉超

晚来的秋光下,九月的乡村宛若一幅鲜活的图画。画里,一个小院,五间草庐,静静地躺在唯美的乡间。小院不大,包容着一个世界。照乡下的说法,院内的五间草庐,三间是堂屋,两间属偏房,房上一律用荻草缮成,房墙和院墙一样,取泥砌垒而成,虽无巧夺天工之妙,却有自然天成之美。

院门前三五步,有一个池塘,边上是密密麻麻的芦苇。云,不紧不慢,悠悠飘过。恰有一朵,镶着金边,灿灿地投照于清塘中,几条小鱼儿甩着尾巴,欢快地游弋在波光云影间。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翠鸟,掠下身形,

歇脚在一棵芦苇上。它用两只细小的脚掌紧握着那株苇竿,那芦苇便颤悠悠地晃动起来。翠鸟支起翅膀,好不容易才保持住平衡。眼尖的翠鸟早望见了波影里玩耍的小鱼儿。于是,它歪着头,出神地盯着池底,傻傻地想,盼着鱼儿游出水面。

这时,一阵风吹过,翠鸟的羽毛和苇絮一起,轻轻拂动着。

堂屋背阴的墙角下,绿绿的、绒绒的青苔浮在上面,一股沧桑的写意,漾满了九月的午后。三五只土黄色的小麻雀,一会儿蹦蹦跳跳,啄食着什么,一会儿又沿着檐后的阳光,不慌不忙,慢慢地踱着碎步。

两个顽童屏住呼吸,蹑手蹑脚,顺着蝉鸣觅去。这小哥俩

好似在演绎袁枚当年的诗意,“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许是一个发现了秋蝉的藏身之处,一手掩口,一手连连摆动,示意他的小伙伴,千万莫出声。

墙后不远处,一条小河静静地、不急不躁地向东流去。河边的老树下,一头老水牛悠闲地咀嚼着青草,仿佛在咀嚼着曾经的青葱岁月。忽而,老水牛仰起头,望着天上的云彩,若有所思,忽然间,它有了“荡胸生层云”的感觉。于是,它酣畅淋漓地打了两个响鼻。姗姗来迟的秋意里,西下的夕阳将天边的云朵燃成团团火焰。

不久,主人荷锄归来,轻轻推开虚掩的柴扉。小狗儿摇着尾巴,早跑上前,迎自己的主人

了。主人将锄头立在柴门边,弯下腰,摸了摸小狗儿。狗儿受到了恩泽,开心地躺下,翻了两个身,复起来,往堂屋奔去。过了会儿,偏房上扬起一道炊烟,风吹过,袅袅娜娜,飘成一行生动的诗句。

暮色四合,起初,像一层浅墨,夜空如一张博大的宣纸,那渐渐泛起的朦胧便慢慢润开,很快,草庐、水牛、狗儿、农具和院子,一切都罩在雾也似的夜中了。

许许多多的小院,参差不齐的草庐,点状排布的村落,纵横在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的天地间,构成了一幅恣肆磅礴的乡村图画。你和我,鸟和雀,耕牛和家犬,不过是九月乡村图里一个小小的勾勒而已。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
286号



《小小鸟》原木黑白木刻康宁局部

且将童心伴一生

□庞立群

丰子恺尝忆儿时趣事有三:养蚕、与父亲中秋赏月吃蟹以及钓鱼。关于养蚕,他写道:“……那时我们三开间的厅上、地上统是蚕,架着经纬的跳板,以便通行及饲叶……这满屋的跳板,像棋盘街一样,又很低,走起路来一点也不怕,真是有趣。”字里行间渗透着童趣。

丰子恺的文字风格雍容恬静,极富诗意,其创作的漫画多以儿童作为题材,风筝、小猫、蟋蟀皆能入画。身为父亲,丰子恺表现的父爱之中也是童心满满。据其长女丰陈宝回忆,丰子恺经常组织他们兄弟姐妹去郊外开展“跟踪追击”的游戏:“四个人分成两组,每组二人。令二人先从某地弯弯曲曲向前走——越过桑田,跨过田埂,走过小桥,沿着小河一直走去……先走的二人每到十字路口或三岔路口,都要写一张纸条指示前进方向……二人出发后,七弯八绕,走得早已看不见踪影时,另二人出发前去跟踪。这后出发的二人如果一路仔细,无误,便能追寻到先出发的二人,四人欢欢喜喜在目的地相会。”

何谓童心?童心即是对世界充满好奇,对万物皆有灵性并能温柔以待,色彩斑斓的童心,总能让生活充满希望。且将童心伴一生,惟其不易,所以珍贵。

纵观丰子恺一生,尽管经历幼年丧父、中年战乱、晚年动乱的诸多坎坷,童心却是伴其一生,珍重生活。

客居上海,我曾有机会走进位于沪上陕西南路的丰子恺旧居,这里便是其人生的最后栖居地。访客留言簿上的文字密密麻麻,令人感慨。我留意到,在其旧居门前贴有温馨提示,塑封便条清晰地注明接待访客的时间,对应“铃、转、推”的字样旁边还有幅漫画,下方则写着“开啦开啦”,并配有一个笑脸画。这多少也暗合了丰子恺怀揣一辈子的童心与幽默,不禁莞尔。

世间从来没有永远的童颜,却可以有永恒的童心。一个人,倘若久经世事,百转千回之后,却依然有少年人的清澈眼神和不泯的童心,即便垂垂老矣,看山仍是山,看水还是水,终能让自己找回那份干帆过尽后的回归与本真。

听螃蟹

□傅炳立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去上小学,中秋节前父亲会带我去中华门外那条通江的运河“听螃蟹”。

那是个阴天,厚重的乌云遮没了天上的星月,刮的是西北风,虽不大,却冷得有点刺人。父亲带着我骑到汉河边,在较为平坦的浅滩前停下,从车篓里拿出渔网,又递给我一盏马灯。父亲细心地把渔网铺在浅滩上,把马灯点亮放在渔网中间,然后就找一块干燥的地方坐下来点上一支烟抽起来。他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,我却心情紧张,竖起耳朵,盼望那美妙动人的声音时刻响起。

时间在分分秒秒地消逝,突然父亲用手捅了我一下,又用手朝河岸上指了指。我睁大眼睛望去,一只大蟹横着从水中爬上岸,紧接着它的身后又是一只,马灯亮出的灯光,映现着它们坚硬的甲壳和挥

舞的脚爪。

我兴奋地跳起来,要去抓,父亲拉我坐下,摆摆手不要我出声,接着又“听”到一只、两只、三只,它们一只挨着一只非常有序地朝岸上爬着,那爬动的声音就像梧桐细雨,淅淅沥沥,继而又像千万条春蚕在贪吃嫩桑,沙沙沙沙,不绝于耳……这时的父亲,手指间夹着支点燃的香烟。屏息静气地听着、听着,忘记了吸烟。

在领头的蟹快到马灯下时,父亲拍了拍我的肩头,说“抓蟹去”。我跟着父亲到了网中,父亲侧身探手,五指往头一只蟹的背上一按,就把那只张牙舞爪的大螃蟹抓起丢进我双手捧着鱼篓里。一只、两只……我手中的鱼篓渐渐沉重起来。

回家一清点,“听”了有四五只蟹,其中最大的一只是有半斤重。我们把蟹都养在空水缸里,想吃就伸手下去捉几只出来,吃了几天才吃完。

瓷不旧

□刘忠焕

有人说——“时光的橡皮擦擦不掉瓷的光彩,瓷依然闪耀着光泽。”瓷,真的不旧。

你看,变土为金高山仰止的瓷,无不是斗粉素釉、各显风范,白龙玉虎、吟啸祥瑞,芙蓉牡丹、争奇斗艳,祥云观音、温柔慈悲。但见,晕染江山,墨分五色,云蒸霞蔚,如冰似雪,哪来旧色!

生长于村野,不谙瓷事。尤其是价值连城的瓷器,都是长大后从书本图片里看到的。但日常生活中,须臾离不开瓷,大到海碗盘碟,小到匙羹茶杯。

孩提时分,沿着篱竹篱笆墙寻找瓷片,作为骰子用来跳大海、踢房子。简朴的游戏,让我对瓷片有了一种深深的情愫。

在家乡,瓷片不叫瓷片,而是叫瓦姑,即便是破碎了,

还有一个妖娆的名字!那些由碗碟破碎后扔掉的瓦姑,有不同的花纹,也有纯白的,在篱笆下的泥土里不知埋藏了多少年,挖出来后,摸一摸瓷碴还是很锋利的,如玻璃碴一般,得磨掉棱角才可以当玩具。

后来,读了些书,知道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词语,才晓得,瓷片拥有美玉一样的骨气。

纹蝶疏梅,暗影浮动,温润玲珑之态,剔透堪比琼瑶;粉彩冰晶,闭月羞花,夕阳孤鹜之形,晕如雨后雾霞。我真的说不好,它究竟是大家闺秀,还是小家碧玉了。

瓷是远古的,又是现代的。没人能说得她诞生于何时,她只是儒雅地延续着儒雅,不老不旧。但她又是现代的,不断地推陈出新,永不落伍。

唐青宋白,风骚传世数千年。有道是,年华易老,瓷也会老,但是,瓷不旧。

微观

○○○

雨中琵琶湖

无非

在距离热闹的龙蟠路不到三公里的地方竟有这样一处僻静的所在。这一池平波,状如一把琵琶,平卧在城墙和山林之中。轻拢慢捻抹复挑,细微处是秋虫的低吟,沙沙的是秋风吹过枝叶的私语,远处两声清越的鸣叫是鸟儿欢唱的回音。

看不见钢筋混凝土的建筑,只有三四座伸入水中的木桥是人工的痕迹。水中间有一个几乎米见方的小岛,岛上依然是绿草萋萋。岛中央是一棵伞状的大树,丰满的枝条,洋洋洒洒,一直垂挂到地面,和水中的倒影相映成趣。

回程的路上看到湖边有一株枫树,在树下拾得一枝断枝,回家插入水中,几枚枫叶色彩斑驳,绿中镶红,红中带黄,宛若是把湖边秋景带回了家。

听不到感情

方慧

外孙女从五岁开始学钢琴,现在刚过了6级。女儿交待,为了尽早过十级,每天都要督促她弹琴。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,落在了我的肩上。真是不容易完成。小家伙最讨厌弹钢琴,一坐上琴凳就各种事情:上厕所、喝酸奶、喝水、收拾书包……终于把所有借口都用光了,这才愁眉苦脸地坐定,抬起两只小手。

那天晚上,小家伙有气无力地坐在琴凳上,心不甘情不愿地弹着,一分一秒地捱时间。我语重心长地教育她:用力弹,用心弹;你的琴声干巴巴没有感情,听琴的人听不到你的感情啊……正好女儿下班回家,进门听到我的话。撂下包一个箭步就跑了过来:怎么听不到感情?我每次听到这琴声都愤怒得要命。

种种可爱

廖逸兰

几年前,我想找一个洗衣兼打扫的短工。介绍人找了一位洗衣妇来。“你洗完了就替我打扫一下,我会多算钱的。”她小声地咕哝了一阵,介绍人郑重宣布:“她说她不扫地,她的兴趣只在洗衣服。”我几乎大笑,但接着不由一惊:原来即使是在“洗衣”和“扫地”之间,也有一本正经的抉择——有抉择才有尊严。

华西街是一条好玩的街,儿子对毒蛇发生强烈兴趣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去。我们站在毒蛇店门口,一家一家地去看。“那条蛇毒不毒?”我指着一条又粗又大的蛇问店员。“不被咬到就不毒!”对方这样说。其实,世事皆可作如是观。有浪,但船没沉,何妨视作无浪;有陷阱,但人未失足,何妨视作坦途。

在一家大规模的公立医院里,看到一个牌子:“禁止停车,违者放气。”我说不出的喜欢它。不凶霸不懦弱,憨直可爱,而且这办法绝对有效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